

國學基
本叢書
續近思錄

類別 哲學

書號 008

書叢本基學國

錄 思 近 續

解集行伯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323332)

國學基
本書續近思錄一冊

本書定價

外幣五元

壹元

集解者

張

自

訂

發行人

于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一六四九平

邢

斌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做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摭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慮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真西山又以爲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於真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凌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

續近思錄。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勤撫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謬爲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續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七十四條

卷之二

論學八十三條

卷之三

致知五十七條

卷之四

存養四十二條

卷之五

克治四十六條

卷之六

家道四十五條

續近思錄 目次

卷之七

出處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二十五條

卷之十

政事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戒警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續近思錄 目次

續近思錄卷之一

張伯行集解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爲體者，如天地之所
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間斷。固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學者卽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
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論日用之間，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卽在吾身而不
虛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夫子川流之嘆，子思鳶魚
之察同。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盡，正此意也。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情竊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

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

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者。略觀大意。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其於道也。但

識其渾然之大體。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由精及麤。自本至末。辨賓主之異位。審內外之殊途。如機之心。輕重如度之於長短。毫髮之閒。有不容以差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昭之以文章。別之以條理。密以致其詳細。察以致其明辨。雖一縷之微。在所必析。雖一毫之細。各有攸分。豈好爲支離哉。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此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閒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

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間。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理。卽天地之理。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爲也。顴又哲

謀之蘊於內者。理之爲也。人性本於天命。則天人豈有二物乎。形色卽具天性。則內外豈有二理乎。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閒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其性。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焉。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衆人蚩蚩不能見得。則雖生於天地之間。具生人之形貌。冥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而求以肖其德。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得其秀而靈者。要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

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具一理。是天所賦之

命而物受之以爲性者。流通無滯。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湖魚之飛躍。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但汎而求之萬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惻隱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仁。羞惡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義。推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不昭然可見。所以邵子說性者。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真切不混。則道之形模體段。於此呈露。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談也。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而元者善之長也。人得之而爲仁。渾然溫和。

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氣言之。則爲天地陽春之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氣之周流。春之爲氣。貫乎四時。猶仁之爲理。包乎四德也。以理言之。則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萬物生生不已。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仁之爲德。主於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有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間也。乎故君子之禮仁長人也。雖剛柔不同用。威惠有異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

此即孟子之語而申言之。譬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疑道之爲物。竊冥昏默而不可知也。不知道之在人。蕩蕩平平。舉凡日用。

行事之閒皆是也。即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即視聽言動而道存焉。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四達交通。眞若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特人之所病者。在乎蔽於物欲。安於偷惰。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行耳。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履乎曲徑。勢且墜坑落壑。陷其身於險巇荆棘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可哀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饑。非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閒者。循之則得。違之則失。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渴者之資夫飲哉。然饑渴之於飲食。

非徒甚切而不可離。抑且至近而無所難也。聖人教人體道。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如經傳所垂。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皇皇焉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無如世之學者。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聖人之道。精蘊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有平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意。蓋欲學者知

道之有高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知道之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邇也。卑也。即平實之道也。如爲子。爲孝。爲臣。爲弟。爲忠。爲友。盡信其事至平而無奇。其理至實而無妄。由是而上達焉。即高矣。由是而推暨焉。即遠矣。道之高遠者。即在平實之中。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高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正與此章同意。

朱子曰。天理固渾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

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後來旋次生出也。天理只

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之理。則其中各有條理。非無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畢具。以其得天之元而爲

仁。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以其得天之利而爲義。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如五行之各一其性。四時之各殊其氣。自其發而觀之。則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所謂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昭然可見矣。若當其未發。則

莫見端緒欲明其何者爲仁何者爲義何者爲禮爲智而不可得也。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使其裏面果無分別。是仁義禮智。非天命之自然。所性之固有。而爲後來添設之物矣。又何以隨感而應。各有條理乎。故言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曰仁義禮智。則是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可見天賦人以形。即賦人以理。而仁義禮智。皆有一理。不相混雜者。合下完具。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

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朱子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

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

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文蔚姓陳。字才卿。陰陽消息。雖曰兩端。只是一氣。所謂進消退消者。進處便是

陽。退處便是陰。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退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故只此一氣之消息。貫徹古今。綿亘天地。無限事業。皆從此出。然則陰陽同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他日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與此。蓋互相發。

朱子曰。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

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鋼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

陰陽者。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又本人事。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

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陰爲不善。陽爲善。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初正當沈迷蔽鋼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艱。獨能傾獨奮。幾隨起隨覺。隨覺隨復。其悟也。忽然其興也。勃焉。此便爲法天自強處。即便是天地陽動處。張南軒曰。於此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

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并纖毫不萌則无妄也。即誠也。即天道也。此正推出所以元吉。處然觀聖人以此贊顏子。知顏子之所爲獨稱好學者。功厥在於不貳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受氣於天。始者氣之始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則氣以成形。雖同出一原。而天施地生則微有先後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

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天命之初。性與氣俱者。蓋惟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

若無氣質。則將何處安頓乎。卽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便無歸著。性附於氣。猶水載於物也。特偏言之。則皆不是耳。惟程子云。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皆非者。誠以有氣則不能無渾濁厚薄之不齊。有性則亦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觀夫子言性相近。孟

子之道性善。聖賢皆有未盡之意。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甚爲有功矣。大抵此理難於分曉。秦漢以來。諸所記載。多於此中夢夢唐韓退之

之作原性。雖略近似。而終不甚明。至二程子出。乃始闡發無餘蘊。而此理得以大著焉。他日朱子又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

理義之同。皆此意也。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朱子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

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道夫姓楊。字仲愚。氣質之說起於張程。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闡發明白。令人觀感。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而前此無人說到者也。師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雖說得近是。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則此三品。實從何處得來。夫孟子之說性善。只就本原處論。亦未說得氣質之性。所以尙費後人分疏也。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惜未觀張程之說耳。若張程之說早出。自不消許多紛紛聚訟。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泯。而此理益明者。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

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

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

心貫動靜。統性情。故未動爲性。已動爲情。要皆統攝於一心。惟心有是情。則發而爲欲。欲者七情之一也。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心。猶水然。性其靜乎。情其流乎。欲其波濤乎。但既曰欲。則離道心而爲人

心矣。此處危微緊關。出乎此便入乎彼。故不能無好。不好之分。所謂好者。如我欲仁之類是也。所謂不好者。私意橫流。天理潰決。波翻濤湧。駭目驚心。雖欲隄防。不可得已。此則實是本然之情。緣性而發者。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是情之本正。從性中流溢者。原無不好。而今日之壅決至此。固非情與性之罪。亦非心之罪。而實繼起之欲所釀而成也。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則可欲者猶曰可愛云耳。豈情欲之說哉。信乎望然如防水。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子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蟻

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

此合人物以論性也。性之至精至粹。不可磨滅者。如日光然。故人物所受之不同。亦如隙竅之有大有小。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若能本體廓然。無可限量。則凡輪輪布濩之

處。何在不受其光。只爲人物局於形質。終是難得開廣耳。惟其不得開廣。所以在。僅有受光之隙。則在日亦祇爲容光之照。卽如蟻蟻至小。便只知得君臣。彼其分義。凜然若不可犯者。何嘗不到精粹地位。特此外則皆不知也。然則性體之全。原自蟠天際地。人與物自局之耳。故惟盡性之聖人。有以極參贊位育之能哉。

朱子曰。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此專就氣質言也。人物之生。各與一无妄。

理固自足。然其賦形於天者。人得其正。物得其偏。便已合下不同。而隨其所賦。偏正之中。物得其偏者。或清明。或昏濁。靈蠢各殊。人得其正者。或清明。或昏濁。敏鈍亦微判。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顧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當不爲氣質所困。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況實明且強者。而容或百哉。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凡一草一木。無不條暢敷榮。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薰蒸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窗草不除。邵

子之滿懷是春。皆能善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

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胡氏名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未刻爲仁義禮智之性。已動爲喜怒哀樂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言寂然不動者。能衆理并包。以爲

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者。能時措各宜。以爲心之用也。心妙性情之德。言渾涵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此言至精而至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